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九

起玄默閼茂盡昭陽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

功

將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苻堅

於巖嵴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豐原西有孟
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為三原後河東將李嗣昭周德

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

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

丁

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

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

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

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

按考異曰實錄在正月編遺錄二月戊寅上

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摠御戎

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焉貢章奉辭廻軍赴蒲阪今從唐年補錄舊紀

李嗣昭等攻

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已丑全忠遣兄子友宣將兵會

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

英復取之

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

嗣

始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雜書之

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

蒲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

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

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

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隰川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

縣取古蒲子為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移今理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

音短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

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簡陵懿宗陵

西川兵

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劍

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

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為感義軍節度使

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

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

三月庚戌上

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

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

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

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謂處事當皆如國法

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貶竄也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微言曰

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

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史言

昭宗以酣酌納侮

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

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曰陣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

入敵境衆心怵懼

怵許拱翻

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

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

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

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

廷鸞兵仗輜重委弃略盡

直重

用翻

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

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

李克用親兵皆代北雜虜最爲驍勁至

清源

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

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

衆寡不敵故走汴

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

晉陽有晉

王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

汾水

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

每行圍

行下孟翻

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

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

兒輩在此必能固守

與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擐旗

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

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比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

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

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

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

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

實錄

誤

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

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

之

環音

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

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

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

北代

之地謂之北川以陞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

其城死於人手

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

今日反効之邪且

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

事見二百

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

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

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

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

晉陽北至

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

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

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

軍于興平武功之間

興平縣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

李嗣昭李

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

數所角翻將斬首即亮翻下同

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

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

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

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

故閉境養晦以俟時克用以使引咨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

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

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丁貯

呂翻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

彊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書咸有一德曰非

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聚斂寧有盜臣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

日鬼神害盈而福謙

其有聚斂之臣寧苛政有如猛虎記檀弓載孔子之

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

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臺火

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

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

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又曰

李襲吉以為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据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改作何

如舊貫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韓建蓄財無數

首事朱溫事見上卷上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事見

上卷上年正月珂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郅不能蔡上

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眾卒為朱溫禽自韓建以前

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

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去羌呂翻設險固境訓兵務農

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錢穀

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曰鉤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手不得而輕重

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

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

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溫內康疲俗

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

霸道冠八元冠古玩翻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叔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

恭懿宣慈惠和天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蘖麴蘖列翻

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

喜侵暴良民

喜許記翻

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

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

比毗至翻帑他

朗翻藏才浪翻

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

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

此高歡告

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語謔之邪

俟天

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

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也莊宗得天下之後豈不復

記憶此語邪治直之翻

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

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

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

人愁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覲神器

乘繩證翻

此其

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

謂自朱邪執宜以勢來皆輪力於唐室

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

詩酌之篇曰於鏢王師遵養時

晦毛傳曰遵率養也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以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以

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

喪息浪翻

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即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

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

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

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

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

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

度使

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

加武安節度使馬

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

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考

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爲討伐逆賊朱

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爲都統討太

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

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

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死儼賜

姓見此年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
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
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板拍板也

通鑑卷六十三
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鼙鼓
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爲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
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爲于僞翻 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

兵赴難

難乃旦翻

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荅書許之乙

已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

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婪盧含翻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

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

會昌三年

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

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

機務盧光啓罷爲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

杭州以易秦裴

顧全武爲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

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

元錢鏐大喜遣裴還 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

昭於莫谷 莫谷即漢谷在奉天城北 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

符名道昭 為繼昭降汴復舊姓名張本 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

褒卒兄教自稱刺史 薛史朱褒温州人兄弟皆為本州牙校刺史胡璠卒 認據郡

褒逼誕而代之以通鑑稍異 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

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已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

考異曰金鑾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

汴帥於鄆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

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據金鑾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

已巳駐師城南誤也 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

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

平章事之上當有同字

宦官薦翰

林學士姚洎為相

洎渠至翻

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

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

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移文稱有疾

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鏐進爵越王

自郡王進爵國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

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

居喪者寢苦枕

堞故曰草土

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

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丁丑朱全忠

軍于虢縣

九域志虢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曰虢縣禮記注謂虢為郭在武都南一百